

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  
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  
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  
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觀又明年宗師歿  
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壇上方紫微官事  
因自號雲叟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  
戌求寧王邸久聞道譽特賜洞元虛靜大師  
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  
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  
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  
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適歷并汾憩河中所至  
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傅  
村長春觀以為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  
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  
公為人儀類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  
名士雖異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  
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  
萬里之險略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  
吾不為玄門肯知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  
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

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  
右書自適其樂又善於應接無問貴賤長幼  
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  
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徇之意方之古人斯  
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為詩  
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濩澤叢齋集傳于世一  
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于方固辭而天樂  
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  
者汝其銘之母讓予曰諾遂叙而銘之銘曰  
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  
我者吾而道義是守不我者天而得喪俱亡  
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想諸帝考耶吾知  
其挈所有乘所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  
也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八

三十五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息光

東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鄂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鄂州教授雲隱道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三五  
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為萬善之原也號之為  
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  
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  
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  
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  
水火以布列之比氣也人得之所以為人  
太極渾濔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  
網紀之比理也人得之所以為道也乾父坤  
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  
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為強暴夫  
之不為名利汨之則為忿慾亡之此真之不  
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  
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  
以為帝王師可以為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

非飲純飲朴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若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為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為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履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

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內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禮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瑩瑩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為號以嘉為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為丹陽譚為長真劉為長生丘為長春西還抵汴遂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輦仙輿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憇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

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灑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為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輿定間有景慕西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為志道觀值金柞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荆榛埋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美塘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業為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子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跡丐于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存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圓機之

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其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有之盧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比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乎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立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避世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

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降兮升降八絃惟人為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泯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規綱兮索篇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真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道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于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蓋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糲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于本行碑一日求子別為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于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為萬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教匠之事且歎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意乎余

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  
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  
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  
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于送終追  
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  
事得謂之圓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  
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  
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  
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  
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  
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  
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  
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

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先將葬茲  
兮啓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  
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  
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避可  
總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騰兮匪鞭匪  
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  
見之歎我兮祐我進毅蔬兮侍香火玄門之  
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承承我曹報  
德兮來者無怠暮禮朝恭兮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 興 元 好 問 撰

栢膠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倚竹往往而在  
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顛揖不  
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  
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高弟劉志  
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正  
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  
亦千指矣余自大梁霸館聊城德明之法兄  
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佐和文舉郎文炳趙  
尚賓請予為記冷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  
屬避故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  
陸沉之禍之後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  
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為之立  
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  
孝兄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  
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  
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養生送死而無  
憾繁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  
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  
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  
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

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為火為血為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闕而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命懸于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馮瀛之悟遠主不是適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遂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

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人王樺撰

衛之胙縣距城北壩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

人大慶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修略瀆於成初胙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祐南遷迫為疆場建師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院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求餬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芳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疆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微福避禍佩法號者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自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挈舟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

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澹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幾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際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實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齋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具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

門人啓極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  
衛弟子王志安等以縑經成禮表號慕如  
喪考妣齋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啓行有祥雲  
掩映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壩而散  
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  
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爲不朽用昭師德  
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香乎難名教之  
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  
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  
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爲我樂道之敢再拜以  
請僕儒業者流道不同不相爲謀獨慕其尊  
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  
而爲次第云且全真爲教始以修真絕俗遠  
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  
接果哉末之難矣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  
以兼善濟物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  
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  
有物有則葬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  
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

哉今觀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  
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詩追遠  
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  
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  
假土苴傳騰口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  
鉛樓居紫清致神仙全真獨扶龜玉筌徑以  
方寸爲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  
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壩真人躍出原月山天  
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愆黃流洶洶  
翻鱷鱸貪噬不已垂飢涎汙人脫死常膠船  
葬之爾腹誠可冤先生有道光日躡手拂醉  
袖敗履穿鱷牙笑披鬚爲編濁浪蹴破爲澄  
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  
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官舍  
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伐柯柯開蒙顯門  
人奉行周且旅如入鄭園居漆園至今遺照  
無微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  
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綠吁嗟世  
首誰與瘞山中瑤草空芊芊何時真遊來羽

軒赤霄望入崑崙顛我詩刻石不可護用作  
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李 森 九 疇 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陰  
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  
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已滿而  
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  
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  
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  
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  
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  
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  
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避自若者豈不  
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寔大昧而曠是則  
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譬夫柱下之門者乎  
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  
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  
陽之說遠派人之生也樸九而瀉一則孩瀉  
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



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第三相公  
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  
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  
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室寢  
室可食可居庖福蔬井可灌可溉高明奕壇  
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為以相述黃老  
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  
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  
同德合為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  
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  
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業一技者  
將為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  
屬未有昇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瓠以垂不  
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  
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  
冠裳律已嚴甚恪守師訓刻形待物昌州當  
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觀天庭公  
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固有闕遺則公之用  
力於斯道可謂廉矣故備述其平生始末而  
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  
皇於穆象帝之先羣飛輪奐棟宇森然觀覽  
山升梓材魚貫為國表儀視民容觀異真相  
府維護維呵統統有佖宣力孔多得一以盈  
緒於土苴修之乃具以福天下汚隆既異懷  
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聞玄宮以閱  
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為伍西山之東東山之  
西勒此銘詩為天下銘

德興府秋陽觀碑

清 淵 張 本 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臥雲海上以真  
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齋手  
詔來聘仍命使輅所歷聽便宜行幸太守郊  
迎縣令前驅駟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  
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  
制一如初命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  
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  
翻山之羽士韓志久欲而瘞之方修黃錄之  
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雲應之徵青鸞尋儀  
山市為見既竟杖登乎大翻之陽瞻見山川之

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層層  
亂峯內登蒸嵐鬱鬱如雲聯千乘旌影磨空  
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翻一帶諸山煙霧林  
巒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  
左右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幃對峙蕭蕭然聽  
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龍收雨  
蜿蜒蜿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杖而嘆  
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  
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  
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舍實萬葉  
翻光奕曠再麗於西成之隙此非秋陽之杲  
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若此居來  
汝志久其為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  
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  
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欲令我輩  
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  
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  
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覽  
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脇沾  
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真殿兩廡東



西方大中外二門翠飛煥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報奉御餽一車入貢以為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

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因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為辭今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旌我後人圖惟茲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遠釋於膠以復百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大翻之墟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逸寂爾無聞豈彼開泰亦有其辰誰知秋陽冥俟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大廡區分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自樂

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初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翬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初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巨荆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荆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于此焉暇日稍稍芟除荆棘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葺治疏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施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其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廚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平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丹志誠文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

瞻棟宇之高爽歷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林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託先師之餘蔭無所營為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為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蓋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開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鶉居而飯食夫鶉居者居無定處也飯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崇飾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

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闕其禮則疵孽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為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撥冗之地也歟清心時來想止退堂則求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歟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 凡 野 人 幸 愿 撰

興定紀號之三櫻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

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為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年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為金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狀世蛻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初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齋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靡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為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為最妙者而其批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

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為聃之言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枕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躬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閭闔者知夫聖人之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帶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廚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

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令老死已久其費錢  
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為官族清修  
好道今方以材選為令於杞于君名道顯  
守中皆與希聲同為門人云  
甘水山源錄卷之九

甘水山源錄卷之十

真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  
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為介玄衣白  
簡晨躋於門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  
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  
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聞  
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駸駸遠  
奄以歿惟小子責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  
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闕者惟先生蓋嘗侍  
翰林必世之名善為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  
幸寵之珍文刻諸玄石以為不朽之傳僕亦  
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  
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濼州馬城縣之靈  
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  
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  
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  
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

以非意暗相加者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  
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  
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  
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者德尚其志操跡遊至  
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  
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  
行省恭謀國家如景州牧王仲温倅陳致潤  
州牧李濟暨諸僚佐檢聞道價願得以親炙  
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隴地南北二十  
東西三里為寺左龍岡右泥河前抵鐵山後  
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  
伐木陶甍礱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  
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  
於西香積於東葦飛祭然方壺賓館靜密得  
宜蔬圃翼張果林園列紫戶為雲秀陰蔽日  
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  
雖居徒數百指其饒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攔  
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遠趨  
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  
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